

野豬林



物讀俗通樂
民

4

行印店書眾民海上

114.5
151
2.01

51



12月
7



野 驢 林

總經銷處	聯合發行	聯合出版	編輯者	編著者
上海中山路中法大藥房	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	上海南京路一三七號	胡	辛
上海中山路中法大藥房	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	上海南京路一三七號	胡	辛
上海中山路中法大藥房	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	上海南京路一三七號	胡	辛
上海中山路中法大藥房	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	上海南京路一三七號	胡	辛

上海中山路中法大藥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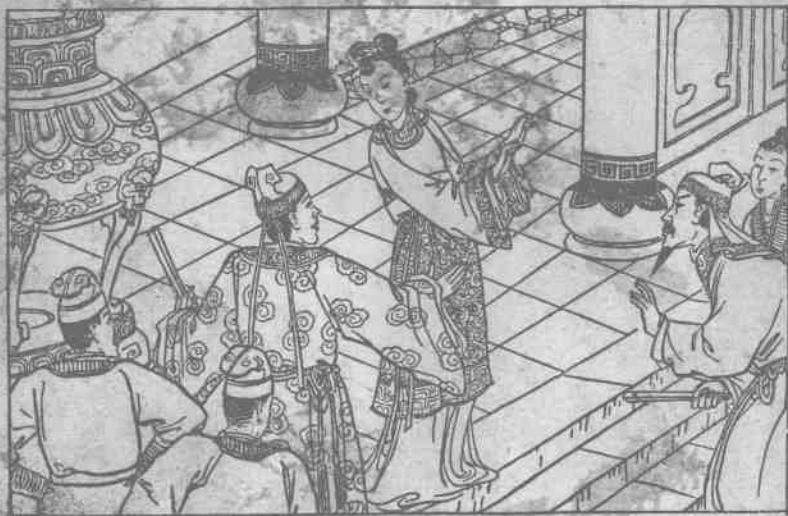
一	東嶽廟惡少戲良婦	一
二	花和尚酒後施雄威	三
三	陸虞侯賣友賺林冲	六
四	賣寶刀毒計陷英雄	八
五	林教頭誤闖白虎堂	一〇
六	配滄州同命泣生死	一二
七	被犬欺鐵漢受磨折	一五
八	魯智深大鬧野豬林	一八
九	太尉府老都管逼婚	二二
十	官卽盜明槍又暗劫	二五
十一	貞烈女忍辱雪仇恨	二七
十二	豹子頭窮途遇故舊	三一
十三	追蹤跡火燒草料場	三四
十四	了血債雪夜奔梁山	三七

文藝寫作
通俗讀物

野豬林

一 東嶽廟惡少戲良婦

話說宋朝自徽宗帝登位後，更是昏慵無能，延用一般貪官污吏，與地方上惡霸土豪聯結，壓榨人民，那徽宗帝專在宮庭沉湎聲色，並好搜集天下奇花異鳥古玉怪石，供在後庭賞玩，一般官吏，就到處搜尋奇異花石，進獻取媚。有一個破落戶子弟，名叫高俅，在官府幫閒，因善於踢球，故藉此機會，巴結上了徽宗帝的皇太子姪竟逐步的升爲太尉之職，掌管着京城八十萬禁軍，一時裏聲勢顯赫，作威作福，他又與童貫蔡京等一班貪官勾結，強斂暴徵，魚肉人民，真是無惡不作，他的太尉衙門裏，不知冤殺了多少性命。他有個螟蛉子，一般人稱他爲高衙內，生得獐頭鼠目，平時依仗高俅的



溺愛和豪門的勢力，在東京率領着一班幫閑人等，專在外面尋花問柳，招惹是非，姦污人家的妻女，所以婦人家見了他的影踪，就逃躲不迭，不敢正眼覷他一眼，故而人家叫做他「花公子」。這天早晨，高衙內到後堂向高太尉請安後出來，一班豪奴侍候在廳後，見了高衙內一齊過來參見。高衙內問道：「可有好玩的地方你等說來，好陪你家少爺去遊逛一番。」一個家丁回稟道：「今日東嶽廟裏，十分熱鬧，燒香許愿的娘兒們，一清早走過大門口的已有不少。少爺何不遊廟去！」高衙內聞言大喜，吩咐各人帶了長槍短棒，自己騎馬當先，一路吆喝着往東嶽廟而來。不多時到了廟門口，高衙內見進香的婦孺，像潮湧似的往大殿裏擠，門外還有幾乘官轎和幾頭驢馬，香煙瀰漫，燭光如山，亮滿了內外各殿，果然十分熱鬧，他便下馬，面向人叢中亂闖，衆人一看，見是高衙內，都嚇得避讓開去。高衙內大搖大擺地往正殿上踱去，衆豪奴在後面緊緊跟隨，高衙內逛了正殿，穿過走廊，來到後殿，徒地感到眼前猛覺一亮，走近前去，只見一少婦長得十分美貌，正在那裏拈香膜拜，身邊跟隨着一個丫環，正在插燭焚香，高衙內原是好色之徒，見了如此可愛的美人兒，直喜得涎着臉皮，不顧羞恥地踱將過去，擦擦着說道：「娘子，你因何孤零零地獨個兒前來燒香，可不淒涼，讓小生來陪伴娘子如何？」那少婦只是不理睬，高衙內着了急，就用手扯着那少婦的衣袖，說道：「來來！你跟我回到太尉府去，作對兒歡渡光陰。」那少婦被說得滿臉通紅，羞慚得低下了頭，急忙用手掙脫衣袖罵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何處強人敢來調戲良家婦人，你

不怕有罪麼？」兩下正在這時候，祇見那丫環領着一個豹頭環眼，年約三十餘歲的軍官打扮，氣洶洶的，大踏步走將過來，把高衙內的肩胛拍了一下喝道：「大膽賊子，竟敢戲弄良家婦女，待我來懲戒以你，教你骨碎皮裂。」那軍官正舉拳打下時，仔細認來，不禁喫了一驚，再也不敢將拳頭沉下去，只是怒睜雙目。高衙內當下見是林冲也吃了一驚，便喝道：「林冲你敢無禮，我少爺玩耍女人，干你甚事，你來多管閑事！」此時一班惡奴，都從欄杆外趕將進來，許多遊客也漸漸圍近前來，有人認得林冲的便鬍道：「林教頭休怪，衙內不認得是你家大嫂子。」林冲怒氣未消，衆惡奴眼見出了岔子便擁着高衙內一股風似的溜走了。

二 花和尚酒後施雄威

原來那軍官正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林冲，



因爲他眼環如豹，都稱他爲「豹子頭」，這天，林冲陪了妻小前來蘇廟燒香，他獨自一人到間壁院中散步，忽從後牆坍倒處望見相國寺的菜園裏，有數十個潑皮漢子，圍着一個胖和尚坐在地上，担酒擺菜的吃得甚是快活，那胖和尚喝的半醉，立將起來，耍了一套拳脚，又把園中一顆大柳樹連根倒拔了出來，引得衆人喝采不絕，林冲看得出神，不禁也喝了一聲彩，那和尚聽得牆外有人喝彩，便向這邊望來，林冲也跳過牆缺上前施禮道：「師父端的非凡，使得一套好拳脚，」衆潑皮搶着道：「能得林教頭喝彩，也是難得的了，」那胖和尚問道：「這位軍官是誰？」衆人道：「這官人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冲。」那胖和尚聽了便抱拳施禮道：「洒家魯智深失禮了，原來正是豹子頭林大哥。」林冲大喜，當下結爲兄弟，智深居長，拜爲大哥，兩人席地而坐，正談得投機，只見林冲家裏的丫頭錦兒慌慌張張在牆缺邊叫道：「大官人，事情不好了，大娘在廟裏被人攔住了正在欺侮哩。」林冲忙起身問道：「在那裏？」錦兒道：「正在殿裏燒香，有個不要臉的漢子撞來廝纏着大娘不肯放！」林冲慌忙別了魯智深，跳過牆缺，和錦兒逕奔獄廟裏來。這時候見那調戲自己妻子的不是別人，却是本官高太尉的兒子，竟在熱鬧的場所，幹下這等沒廉恥的事，本當要懲戒他一番，又怕得罪了高太尉，有些不便，祇得按捺下去。回頭見高衙內等都溜走了，也引了妻子等人走出廟來，只見魯智深提着鐵禪杖，帶着那二三十個潑皮搶進廟來，林冲叫道：「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，不認得拙荆，故而無禮，俺本待要教訓他一番，怎奈在太尉面上不好看，

自古道：不怕官祇怕管，俺不該受着他的俸祿，權且饒這一次。」魯智深道：「那廝若撞見洒家時，管叫他吃一頓禪杖才肯干休！以後教頭有事，祇管前來使喚便了。」衆潑皮當下便擁着魯智深回去。林冲目送魯智深走遠了，就伴着娘子出了廟門騎馬乘轎回家。再說那高衙內自見了林冲的娘子，已自着了迷，終日悶悶不樂，寢食不安，衆豪奴連日前來侍候他出遊，他終是沒精打采的，振不起精神。太尉府中有個幫閑的名叫富安，理會得高衙內的心事，趁着無人的當兒，笑向高衙內道：「衙內近日面色清瘦，祇是悶悶不樂，可是想着那姓林的渾家？」高衙內笑道：「猜得是，祇是沒有法子到手。」富安心想在高衙內面前逢迎一番，眼見這正是好機緣，怎肯當面錯過，便道：「衙內怕林冲是條好漢，這到無妨，他現在帳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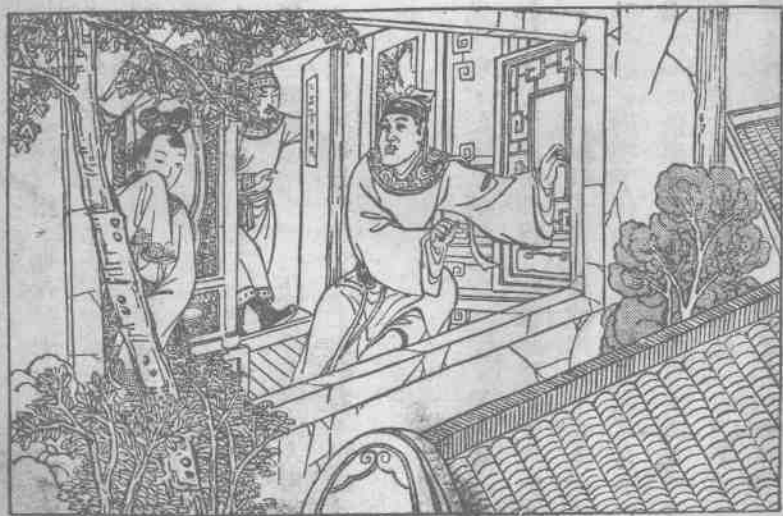


聽候使喚，怎敢惡了太尉，小的尋思一計在此，使衙內和林冲妻子了却心願。」富安有意做作，特爲搶前一步附在高衙內耳邊，低低說了一陣，高衙內聽得連喊道：「妙計！妙計。如若成就美事，稟明太尉重重賞你做個官兒。」富安樂不可支似地回身出去安排。

三 陸虞侯賣友賺林冲

且說林冲自伴着娘子去嶽廟燒香，出了岔事，鬱憤難消，連日不會出得門去，這日忽聽得門首有人叫道：「林教頭在家麼，」林冲開門去看，却是知友陸虞侯，忙作揖道：「陸兄何來？」陸虞侯道：「特地前來探望！何故連日不見？」林冲道：「心中煩悶，故而未曾出去！」陸虞侯道：「林兄到我家裏去暢飲三杯解解悶兒如何。」林冲也不推辭，跟着出門。陸虞侯又回頭叫道：「大嫂。我陪林大哥到我家喝酒去了。」林冲的妻子趕到簾前道：「大官人不可貪杯，少飲便回。」陸虞侯和林冲在街上閒走了一會，陸虞侯道：「我們休要家裏去了，就在那醉月樓上喝兩杯吧。」兩人來到醉月樓佔了個臨街坐處，要了酒菜就對飲起來，林冲一邊喝酒，一邊唉聲嘆氣，陸虞侯問他何故如此，他只是搖頭不語，飲了八九杯酒，憑窗一望，忽見錦兒慌慌張張在街頭撞將過來，心下詫異，便推說小解，急忙下樓趕去喊住錦兒，錦兒叫道：「大官人叫我尋得好苦，你原來在這裏！」林冲急問道：「出什麼事這等慌張？」錦兒道：「大官人出來沒多久，就有一個漢子急忙忙來到家裏，報說大官人在陸老爺家裏飲酒，一口氣接不上來，便昏倒了！大娘聽得，慌忙帶了我跟那漢子前去，直到太尉府

後街羅漢巷內一家人家，上得樓去，却不見大官人和陸老爺，但見前天在嶽廟裏無禮的那個漢子，却在樓上，我在樓下聞得大娘直叫着救命，因此我溜出來找尋大官人！」林冲見說，也不顧錦兒，拔步奔到了陸虞侯家裏，搶步上了扶梯，見樓房門正關着，却聽得高衙內在裏面哀求道：「娘子便是鐵石心腸，也得軟些下來，娘子可憐可憐我，成就了小生吧！」林冲立在扶梯上叫道：「娘子開門！」林冲的妻子聽得丈夫聲音，狠命掙脫了高衙內的兩手，趕來拔門開門，高衙內聽得林冲來到，吃了一驚，急忙打開樓窗，跳牆逃走。林冲闖進樓來，尋不見高衙內，氣得暴跳如雷，把陸虞侯家裏的傢俱雜物都打得粉碎，罵道：「不料陸虞侯這廝也是人面獸心的畜生設計來騙俺，怎麼說得上稱兄道弟，我林冲豈肯與你干休。」林冲



將娘子送回家後，找了一把解腕尖刀，逕奔醉月樓來找陸虞侯說話，豈知那陸虞侯早已躲在太尉府中了。林冲在酒樓上，不見陸虞侯影踪，又在外等了三天，也不見陸虞侯在外走動，衙裏的當差人等見林冲滿面殺氣，誰也不敢去詢問一下。一日晌午，魯智深尋到林冲家來探望，見林冲寡言少歡，便問道：「林教頭因何連日沒有見面，有恁事兒？」林冲答道：「近日因有細事絆住，不會探望師兄，既蒙下降寒舍，本當便酌三杯，怎奈一時不能週備，權且和師兄去到街頭閒玩一遭，尋個酒樓暢飲一回如何？」魯智深道：「如此甚好！」兩人出得門來同上酒樓，喝了一整天的酒，又約明日相會。自此林冲每日和魯智深上街喝酒，把這件事也就漸漸淡忘了。

四 賣寶刀毒計陷英雄

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侯家跳牆脫逃，受了驚嚇之後，就懨懨病倒在床。陸虞侯和富安在房內日夜陪侍，高衙內晝夜裏胡亂的想着那林冲娘子，病勢漸漸加重。高俅聽說兒子病倒，便喚府裏老都管前來探望，陸虞侯和富安商量了一回，在外等候老都管探病出來，二人邀着老都管到一個僻靜地方說道：「若要衙內病好，除非教太尉害了林冲性命，奪得他家妻子和衙內成親，這病便好了！」老都管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今晚便裏太尉得知。」陸虞侯道：「我們已有一計在此，」說罷附在老都管耳邊，低低說了一陣。並說祇等你老回話。老都管待至晚上來見高俅，稟道：「衙內害的是單思病。想要那林冲的老婆。」高太尉道：「他幾時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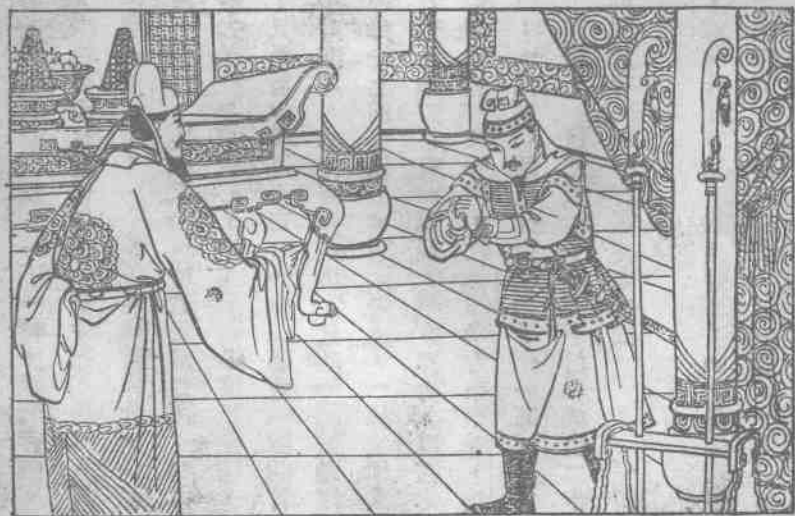
林冲的老婆哩！」老都管便將嶽廟調戲，陸虞侯設計事詳細說了，高俅尋思着，爲了林冲的老婆，便斷送我兒的性命，怎生是好，一時頗費籌思，低吟不語。老都管又把陸虞侯和富安已有計較的話說知，高俅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喚他二人進來商議。」老都管隨即喚了陸虞侯和富安進來參見。高俅道：「你兩個有甚計謀救得我兒，老夫自當拾舉你等。」陸虞侯道：「小的有一計在此，祇須恩相捨得寶刀一用。」高俅道：「要寶刀何用？」你且說來。」陸虞侯道：「想林冲那廝，武藝高強，甚有眼力，識得天下寶刀，恩相府中現放着吹毛斷髮的寶刀一把，選一個口頭謹慎，身軀壯健的漢子，拿了上街去專尋林冲那廝跟前兜賣，不爭價錢，便宜賣給了他。」高俅道：「賣與他豈不斷了我的鎮宅之寶？」陸虞侯忙道：「恩相明鑑



林冲現在帳前聽候使喚，怕他將寶刀拿到那裏去？」說時又走近一步，在高俅傍側低聲說了一會，高俅聽了祇是呵呵大笑，連道：「果然妙計，不但寶刀重回我手，又奪了他的妻子，送了他的性命，你等趕快去辦，回來重賞。」陸虞侯富安兩人退了出來，安排毒計，引誘林冲上鉤。再說林冲每日和魯智深喝酒，把高衙內設計調戲妻子的事，漸漸淡忘，這日下午，林冲和魯智深同行到閱武坊巷口，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抓角頭巾，穿一件舊戰袍，手中拿着一口寶刀，插個草標兒，立在街上，口裏自言自語說道：「不遇識貨的，埋沒了我這口寶刀。」林冲不去理會，祇顧和魯智深說着話走去。那漢子跟在背後連聲說道：「好口寶刀，可惜不遇識貨的。」林冲仍是未去理會，那漢子在背後嘆一口氣道：「偌大一個東京，竟沒有一個有眼力識得軍器的。」林冲聽話這纔回過頭去。那漢子把那口刀噉的亮將出來，寒光閃閃，明晃晃的，照時眼花，林冲要將過來與魯智深看了，都怔了一下林冲連連讚道：「好刀！好刀！你要賣多少錢？」那漢子索價三千貫，並道：「若遇着識主，少給一千貫，實價二千貫便賣了。」林冲道：「一千貫我便買你這口刀。多了請你另尋主顧。」那漢子嘆了聲道：「真是黃金當做生鐵買了，也罷，就賣給你這個識貨的。」林冲道：「得跟我去家裏拿錢。」說着回身向魯智深道：「師兄且在這裏少待，小弟去去就來！」魯智深道：「酒家也得回去了，明日再見吧。」

五 林教頭誤闖白虎堂

林冲別了魯智深，去家裏將銀子折算付與那漢子，又問道：「這口寶刀那裏得來，」那漢子道：「小人祖上留下，因家道貧窮，沒奈何將它出賣。」林冲道：「你祖上是誰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我若說出有辱祖先，不說也罷，」那漢子取了銀兩逕自去了。林冲把這口刀翻覆看了一會，不由讚道：「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，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待後和他比試。」林冲當晚欣賞好久，方纔掛在壁上。來到次日晌午時分，聽得門首來了兩個承值叫道：「林教頭，太尉鈞旨，道你買了一口好刀，就叫你帶去比看，太尉在府裏專等。」林冲聽了，暗想，太尉怎麼知道我購得寶刀，這是什麼人多事。經不起兩個承值連連催促，林冲便穿了衣服帶着那口刀隨了兩個承值出去，一路上林冲問道：「我在府中不認得你們。」



「那兩個承值道：『小人親近參隨，不與外人廝混，所以教頭不識。』」不一時，來到府前，進得廳堂，林冲站定在那裏，兩個承值又道：「太尉在裏面後堂等候，」林冲也不疑轉入屏風，直至後堂，却又不見高俅，林冲遂又站定，兩個承值又道：「太尉就在裏面等你，」林冲跟着過了兩三重門，來到一個所在，四週都是綠色欄杆，兩個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：「你在此少待，我等去裏報太尉。」兩人說畢，相率走去，林冲挾着刀，站在簷前，候了半晌，却不見有人出來，心中正在疑惑，探頭入簷一看，只見簷前橫匾上寫着「白虎節堂」四個青字，林冲猛地想到這是商議軍機大事之處，無故不可擅入，急待回身走出，只聽得靴聲蹣跚，有人從外面走來，林冲看時，正是高太尉，林冲急忙上前參見，太尉大喝道：「林冲你又無呼喚，也敢闖入白虎節堂，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，拿刀在府前窺視，早有歹心，現在你手拿利刃敢是前來行刺？」林冲躬身道：「剛纔兩個承值前來呼喚，教林冲拿刀來比看，故而跟隨前來，」高俅道：「承值在那裏？」林冲道：「他們兩個已往後邊去了。」高俅道：「胡說！甚麼承值敢進我府堂裏去，左右與我拿下這廝，」話猶未了，一傍耳房裏擁出二十餘個大漢，把林冲推倒在地，細個結實，連夜解到開封府，吩咐府官從嚴審問。

六 配滄州同命泣生死

開封府官接了高俅交下林冲的案件，那敢怠慢，當時升堂審問，擊桌喝道：「你是個禁軍教頭，如何不知法度，手執利刃，闖入白虎節堂意圖行刺，該是死罪！」林冲道：「老爺明

鑑，小人雖是粗獷的軍漢，也頗懂得法度，那敢無事闖入白虎節堂，行刺太尉。」接着便把高衙內如何在嶽廟調戲妻子，陸虞侯如何設計騙妻出門，如何差遣承值呼喚進府比刀的事詳細說了一遍。府官聽了林冲供詞，知是冤屈，便取了枷鎖來上了，推入大牢監禁。林冲家裏得知，哭哭啼啼的自來送飯，一面上下使用銀錢，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囑牢卒，正值有個當案孔目名叫孫定，爲人耿直好善，他明知這件案子頗有曲折，在府官前稟道：「此事必是太尉屈害林冲，只可週全他。」府官道：「他做下這般罪跡，高太尉批下定罪，定要問他一個手執利刃，故入白虎節堂，殺害本官的罪名，怎好周全得？」孫定道：「開封府可是高太尉的私人衙門？」府官道：「胡說，開封府的衙門怎說是高太尉的？」孫定道：「誰不知



高太尉當權，倚仗豪強，更兼他府裏無所不爲。但有人小小冒犯，就發來開封府，要殺就殺，要剮就剮，那不是成了他家的私人衙門麼？何況林冲在東京人緣又好，很得人民愛戴，高太尉他借開封府衙門的手來殺林冲，好教外間衆人痛罵你太爺的不是。」府官道：「據你說來又怎生周全林冲？」孫定道：「看林冲口供，是個無罪的人，只是沒拿着那兩個承值作證，於今着他招認不合腰懸利刃，誤入白虎節堂，脊杖二十，刺配千里，」府官聽了。自去高俅面前，再三稟知林冲供詞，高太尉情知理曲，又礙着府官，祇得准了。此日府官回來升堂，將林冲斷了二十脊杖，刺了面頰，發配滄州牢城，當堂戴了長枷，貼上封條，命那董超薛霸，兩個公差押了一道牒文，當下解着林冲出了開封府。只見衆鄉鄰和丈人張教頭在外接着，同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，張教頭取出銀兩，齎發了兩個公差，林冲執着張教頭的手說道：「小婿遭了一場冤屈官司，如今刺配滄州，生死未定，令媛在家小婿心中不寧，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，況且令媛正在青春，休爲小婿誤了她的一生，這是小婿自行主張，現有在座的高鄰爲證，立紙休書，任憑令媛改嫁。」張教頭堅決不從，林冲已喚酒保取來筆硯紙張，挽人寫好休書，畫了押，正要付與張教頭，只見娘子嚎啕大哭走將進來，錦兒抱着一包衣服，林冲起身接着道：「娘子爲夫的此去存亡未卜，許多事已裏過岳父了，誠恐誤了娘子青春，已寫休書在此，有好門戶，另行改嫁，莫爲我林冲誤了娘子的青春。」林娘子搶過休書三兩把撕個粉碎，哭倒在地，林冲與張教頭慌忙叫喊施救，半晌方纔甦醒回來，祇是哭個不